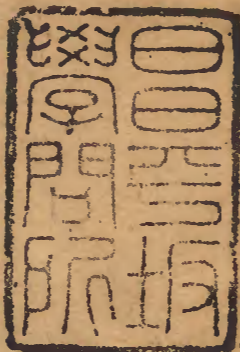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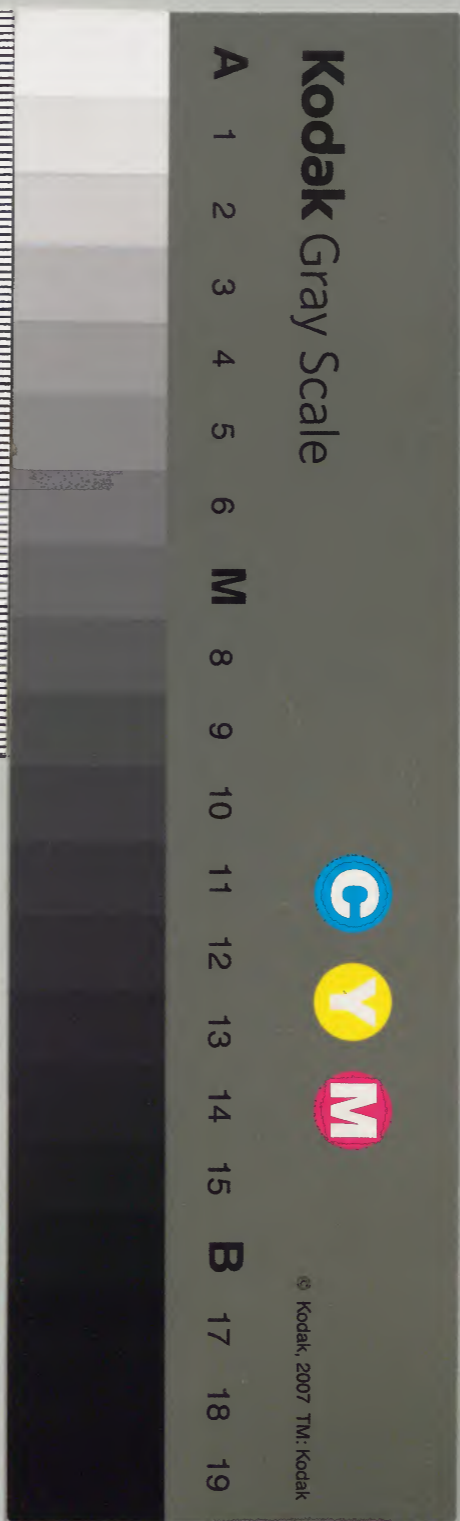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五	九	一
函	冊	架	冊
二	四	六	四

內閣文庫			
五	五	九	一
函	冊	架	冊
二	四	六	四

自百二
至百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1	
冊數	24 (21)		
函號	280	24	

廿一



第二十一本 卷二之七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驥

石勒上

石勒下

石季龍上

石季龍下

慕容慮

子世遵 鑒

裴疑 高瞻

冉閔

晉書一百二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

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

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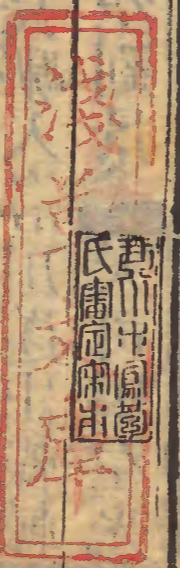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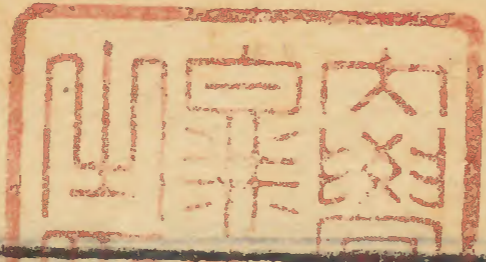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

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

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

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一作暉僻為

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



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又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又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

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單即又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一作門女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同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

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
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
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
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
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_欽辛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
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_欽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
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
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著劉曜爲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
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
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王彌部衆配

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
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
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
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
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
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于
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_{閻鼎}等奉秦
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
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
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
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
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

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太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軌受歷故為陛

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卜翊率眾繼之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于翊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沿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京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

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王氏
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粲
並輿觀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
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
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
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
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
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
呂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魏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
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
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
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

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
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
逆臣之孫荷榮禁闕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
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
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
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
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琨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
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
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
姬澹等率眾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眾六
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
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

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此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驩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鷄儀樓一作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

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皇后一作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巧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

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
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
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
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不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
如主耳元達先鑲腰而入及至卽以鑲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
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
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
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劉暉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
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暉染所
敗染謂暉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
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暉乃承制加染前鋒大
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

廣歿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
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暉連戰敗之暉入粟邑遂
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
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
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
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
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
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
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
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
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祿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

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
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
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
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
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
傅任頴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
復次渭汭趙滌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滌滌徂于累捷有輕綝
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一作逼僭王畿雄劣不同
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况於
國乎滌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

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
臨刑謂滌曰將軍復諫違謀顛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
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
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
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蹠涖不容尺鯉
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
守之聰遣使請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
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
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
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
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

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
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又惡之
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
太弟者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有歸之
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
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
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
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
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
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
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
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

下今字實作又

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音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
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人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
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十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
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
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
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
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眾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
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
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
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
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
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

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鑿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類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斬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衣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

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序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

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與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榮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不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爲故也皮惇許諾榮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榮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榮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榮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戕篡迹可乎榮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榮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榮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闖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繁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

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闖亡漢國之興亡未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

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聽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官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

上後此

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
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
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
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
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
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
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
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
乎歸而自殺此地飢甚人相
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
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
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
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
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
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
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
天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
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
天獄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
紀
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
照客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
劉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
不可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
哭

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食黍豆斬準率部人收而埋
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
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
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
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
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髮
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無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
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肉袒牽羊與視衛壁出降及
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收
不尅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曰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
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默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
斬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

上前此

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
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耳汝且還後年常來見汝不
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曰劉郎後年來必是過當以
食噉羗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
礮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
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
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爲鼎峙之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
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
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星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圖也一岐南徼者李氏當仍

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
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
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
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
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
無誠懼之心讌群臣于光極前殿引勅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
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眾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
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戕于懼帝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
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之事內為高祖圖楚之計無
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劉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
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命宮臣裹甲以居榮馳遣告
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

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
信於是使榮關東宮榮遣沉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
首高格燒鐵灼誣與又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
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
是誅又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怨
也廢又為北部王榮使準賊殺之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
為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
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斬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
没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榮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
下以榮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
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榮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
東趙固李矩同逆與兵聚眾者皆以于鄴為名不如除之以

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然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祭及劉稚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怒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瀉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祭具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祭祭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日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祭軍祭奔據陽鄉稚館穀祭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祭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帥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

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劭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象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其象懷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祭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

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曠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斬準梟聲鏡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宦懷養女為中皇后晁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憊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為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顛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斬準為太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

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僞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斬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斬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斬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斬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斬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斬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司馬

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太傅宋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
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驥母弟也粲大闕上林謀討石勒以
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
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
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
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
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
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嶽等招集晉人僅於東宮靳
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谷逆奴何不速殺我
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
人也準怒一死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
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
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
劉公相屈君茂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
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
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
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
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
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
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
大王無過授之一死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嘗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至友臣者霸臣
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
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
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
周覆國之弊近視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
也人盡寃之

晉書一百一 載記第一終

西川中鳳閣
氏書印

晉書百三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聰慧有奇度
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
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
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
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
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
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
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
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西川中鳳閣
氏書印

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
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三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室背上有銘曰作神劔御除衆毒耀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
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
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墜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
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耀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
犄角之勢斬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
末年實亂大倫群闖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之秋司空執
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
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

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
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率王騰靳康馬
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
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
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等迎之明率平
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
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慕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
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
成皇帝徙都常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
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
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尅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徵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

此四下上也

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尅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度甚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自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卑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于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盡叛推巴歸善王何渠知為主四山羌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

最强皆稟其命而為寇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
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
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
武勒兵梁宋追勸於橋公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
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
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其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
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
持節待中大司徒遼東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
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
有司其速班訪岳等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
奔於劉綏綏匿之於爾者今賊黨既眾彌川被谷雖以天威
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
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
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首
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
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
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士馬之疆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
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
盧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侯其無備夜誓眾蓐食晨大風霧子遠
子遠叩頭流血躍大怒幽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
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
氏巴羯應之者二十餘萬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權崇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群臣于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子洗馬劉綬等或識朕於童觀之中或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逼於陛下峻綱耳今死者卿大司空南郡公綬左光祿大夫平昌守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

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一作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於鄉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祿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于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薦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于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

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
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
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
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成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
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
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
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
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
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
一作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星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關主
之於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儻葬識者嘉

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
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
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
下書曰二侍中懇懷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
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
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諭乎今
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
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
勿有所諱省鄴水厠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
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構五梁罟西小
衰困躑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

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
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
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
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
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
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
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
不在我也并水竭構五梁者并謂東并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
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罟者歲之
次名作罟也言歲馭作罟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
歲在子之年名玄蠶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
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

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禳
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
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
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
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親征氏羗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
仇池諸氏羗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
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
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
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十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
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

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羗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
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
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實監輜重於
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實奔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没于安安
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
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肯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
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
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
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
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
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
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

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
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
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
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
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
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
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
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
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
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
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

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
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
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鑿洞遠每以清儉恤
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
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銅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
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
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
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
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靈惟陛下祭焉曜不納乃使其
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
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
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夫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

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
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
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
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擒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
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
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
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
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
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
入殿增班劔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
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虜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

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兵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賊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脅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

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邽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羗悉下並送質任勝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

七百斤女妓二十人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羗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尺楊難敵以陳佞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生口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斬犍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了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

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躋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大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

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秦胤之舅曜

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益旬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

排一人取其劔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滎滙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尅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李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李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饒甚殺馬食之李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李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李龍將石念于八持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滎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李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二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滎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馬劉均舉參軍臺屋曜親

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收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大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中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暄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暄

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
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
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
殺之咸和五年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
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
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
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
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
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
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
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
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尅掠三千餘尸而

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
遣金城太守張閭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
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
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
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衆數
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
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
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
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
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
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
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
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
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
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踞墮乃乘小馬比出復飲
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
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
送于勒所曜白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
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
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
求見曜勒許之機進謂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
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

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
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
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
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爾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
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
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
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
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
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
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
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
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

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爲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五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巽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畧骨都論尅定之

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闇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滑粉忠貞於戎手聚拑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于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

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自旗陳
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
災氣呈形賊臣苞亂荒政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
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一作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
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鄧明罷
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
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
典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旨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
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且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音書一百四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

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

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

嘯上東一作都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牧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

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殘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

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一作草本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

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

魏山世鳳
氏圖

曲寧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將與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粒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隆虜群胡將詣與州兩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

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奴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人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微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

故將陽平人公帥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施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漢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埽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死之乞活田裡帥眾五萬救勒逆戰敗裡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

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踞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匍督等素無智略懼部眾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匍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上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

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伏利度率其部眾歸元海元海加勒督
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眾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
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
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巖等七將率眾三萬
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聞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
軍士老弱安堵如故早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
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滏和郁奔
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和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
冲攻乞活赦亭田裡冲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一郡守將陷冀
州郡縣堡壁百餘眾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管乃引張
寔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婁安孔萇爲爪牙支

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
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
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
其將祁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
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
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
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眾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
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眾爲中軍左翼勒
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
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巖攻睹圈
苑市二壘陷之巖中流矢死勒并統其眾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
馬坑男女二千餘山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

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
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寇
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
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
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
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
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
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一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澗池遂
至洛川粲出輟輟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
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
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至
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入王如

侯脫嚴寔等起兵江淮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
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
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
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寔率衆救
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寔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
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
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
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
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
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
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累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
守楊岷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

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眾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眾推太尉王衍爲主率眾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眾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眾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

寇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眾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薩讚以爲從事中郎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一作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

之恐曹疑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
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
于逢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
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
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
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
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
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入我曹鄉黨終當奉
戴何遠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譙于已吾彌長史
張嵩諫彌勿就恐有患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
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
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

晞王讚謀叛勒害之以將軍左仇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
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
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
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
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
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
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一作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
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
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
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符中持節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

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
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各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
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
闇與孫吳同契所謂佳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
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
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道現名馬珍寶
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披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
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
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
嬰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
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
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
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
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
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聚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
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
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擣擊也輜重逕從北
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
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
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
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披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

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萬將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皆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衆士相食行達東燕間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濱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

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桓文之業可以濟也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

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婁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彼師老自退追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守連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

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眾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并勒勒殺末抹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其實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叅軍閻綜獻捷於一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眾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

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興元年石季龍攻鄴
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胄田肅郡牧等率三臺流人降
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
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
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卿執游綸以為
主簿攻乞活李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子見郭敬而識之曰汝
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
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
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琨率尸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故如拜其士氏為上黨國太夫
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死段末柸任弟亡歸遼
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家郭龍有王浚密遣使

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和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
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
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一作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
魏之舊都吾將營建一作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
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薦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
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
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惡誠知晉之宗廟鞠
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
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
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
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
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

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王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祐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賓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甲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摩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一作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合晉祚淪夷

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

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頌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監勁平精甲。虛尉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士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遣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發。一作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伏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人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一作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稍入。殺主簿游綸。以其兒統在

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
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
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
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
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
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
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
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
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
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
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道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
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

斬之遷烏丸審廣漸寧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
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
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
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
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
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
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
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
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
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嬰之敗嶠于潞城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一無下費二匹租二斛勒將

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遂明攻寧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
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
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陝東伯
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
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日攻中山逐勒所
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距且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
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
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爲渤海太守
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
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
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寧黑
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

演季龍退止盧園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
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
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
于襄國演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
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
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
太守韓據于坵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
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
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
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
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

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
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出心澹奔代
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
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一作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
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
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
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
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
時司萇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
等攻馬嚴馮賸久而不剋勒開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賸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

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克是
而遂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
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
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賸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
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
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
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苟闔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
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齎金寶遺末
杯以間之末杯旣思存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
琨匹磾亦退如薊城不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

劉聰將趙固以洛陽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
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志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木杯
殺鮮卑單于截附負以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木杯末
杯逆擊敗之匹磾合眾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
杯遣弟騎督擊匹磾幽州匹磾率其部眾數千將奔邵續勒將
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
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和曹疑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票王命以建
都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
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
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
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偽位其大
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一

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
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
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
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十餘萬
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
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
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
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
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
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
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
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

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
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
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
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
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于襄國劉曜又
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
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
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
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疆弱謀
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宜之曜大怒追汜等
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
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

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
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
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
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
旣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
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
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
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
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
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
妻子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

蓬關祖述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甲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選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唐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大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

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真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一百五
載記第五
石勒下
與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
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
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
宮一作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叅軍續咸
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
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為門生主
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
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
季龍為單于元輔即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

晉書一百五

載記第五

石勒下

與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
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
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
宮一作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叅軍續咸
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
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為門生主
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
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
季龍為單于元輔即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

蘇川屯鳳
氏庸向庸

國子擊刺戰射之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傳
彪賈蒲江軌撰大河軍起居注叅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
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
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之先也若身見存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
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
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仰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
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
蔡豹敗徐龕于檀龕遺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
龕前鋒使張敬率勒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
三百餘人復降于勒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

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干滹沱東至渤海
原濕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
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
子車旗禮樂備矣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
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
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
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官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
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官門小執法馮翊曰
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官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
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
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
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

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作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室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
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放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州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賓一作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并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貞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作容四升一作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

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鄉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

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擗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
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成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
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
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關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
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先是疑議欲
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疫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
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羗胡于
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疑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
萬季龍將盡殺疑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
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
壘壁盡陷勒司馬一作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
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

旣而人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
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
老書生也賜車衣馬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
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
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
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
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頗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州兵會
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
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

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賴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十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十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

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

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騰一作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眷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榮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眾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畧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二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名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愾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官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

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荏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

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平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塲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啣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二萬自城北而西

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入于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沈曜送之以狗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今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

咸和五年
勅僭號天皇

于司冀州勅羣臣議以勅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
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勅勅弗許羣臣
固請勅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
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
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
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遂爲冀州
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宜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
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
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
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
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

勅即帝位

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
聯勅從之勅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入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
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
昏夜也勅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
臣固請勅宜即尊號勅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
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
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
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負各一人三英九
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負數勅荆
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勅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

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
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
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一無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羗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羗
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羗兄子擢與羗
有仇生乃賂擢與倚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
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
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羅譴門下皆各列
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
乳婢一口復二歲勿事時高司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
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
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

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
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
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
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
殖嘉樹準獄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
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官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
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
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

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成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

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雄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

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水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山川一作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尤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

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一作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栢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官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怏怏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

秋論還未及宮樹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
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
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
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
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
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造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
蝗季龍密遣其子遂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
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
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
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
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
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勿恐非能構荷朕志

中山已下其會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
汝等之殷鑒共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
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
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
誦律於續咸勅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
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
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
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
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
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

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程遐又言於勅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
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
賴其諸子並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
主也宜早除以便大計勅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
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
言也卿當患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
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
主開襟納諫心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大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
以恩榮亦以是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訛詐淪移以此而觀中
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爪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

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
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一作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
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
計不可坐而文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勅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勅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
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
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
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
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
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
暴多姦見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

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讎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
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
圖之勃然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
下廷尉召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
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
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
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
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季龍偽固讓
久而一作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為魏王后子
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
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
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鑿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

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開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
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官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
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
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作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
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眾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
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
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
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
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
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
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
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刑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

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步墜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
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
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
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一作懼單馬奔長安郭權
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
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
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
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
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公取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
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大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
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
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

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
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
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
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敷石宏
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
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
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
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
言百官莫不流涕官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
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三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

不為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于房
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
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
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
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
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
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
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
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
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

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勅之從子也名犯大祖廟謚故稱字焉祖曰苟邪父曰
見勅父未切而子季龍故改稱勅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以此
季龍子高敬時年十七父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喜遊獵
八軍中以為毒患切曰小將殺之士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中
身長七尺五寸燈捷便弓馬勇冠諸將

多矣猶恐其口實與成大事乃旋勸軍門大呼請見於前
奇也後漸進規謀乃與之別為謀士法不虛言無遺策
其業皆石之勳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侯侯任遇後
當勸而詠虛敬煥開徐下士士無辭意也之者莫不得
其意而後身絕私歸人即格其出則歸矣功甚重之每
言必曰吾所願也呼曰石侯而亦各之初謂其與為比也
關之使勸在石侯散騎常侍石光祿大夫侯曰三國
封爵非去今非與此輩共事豈非擲平因求其職曰

百書百六

載記卷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胥邪父曰寇
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
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
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為毒患勒曰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
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
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
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
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伴者輒方便害之前

魏書卷第六 載記卷第六

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鈔有遺類
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
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封平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尙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
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遷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
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
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
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

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
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應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粲馮張崇曹顯爲尙書申鍾爲侍中郎
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
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
應之分廕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
營繕使邃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
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
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

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與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飲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一作乘

輅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于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

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一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以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出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放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滂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石粹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錯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度級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內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

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緝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弔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

寸之紀以準四極昊 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謹昧死上皇帝尊號 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
非所望也其亟止茲 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
中書令王波上玄壘 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壘彊遇而獻
之遂自總百揆之後 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
或夜出于宮臣家淫 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
上傳共視之又內諸 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
肉煮而食之亦賜左 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翰有寵
於季龍遂疾之如仇 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
之季龍恚曰此小事 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
責杖捶月至再三遂 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季顏等曰
官家難稱吾欲行冒 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

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
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
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
疾遣所親任女尙書察之遂呼前與 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
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旣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
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
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
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
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

龍嚴謹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謹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五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淪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眾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陽漁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謹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二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

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

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
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
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
艘使石宜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
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
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鉏黃鉞
鑿輅九旒先是使襄成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成長安二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
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 牀秋百里郊迎秋曰受降
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
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

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 六七秋步遁而歸
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 諸郡國立五經博
士初勅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 教季龍以吏部選
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 奘爲庶人以其太
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 都督統五將步騎
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 懷死之宣將朱保
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歿玄郝莊隨相蔡 熊皆遇害季龍將
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 餘人夔安進據胡
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 掠七萬戶而還時
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 巨一作矩爲御史中
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 朕聞良臣如猛獸
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 秦二州望族自東

徒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
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獨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
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
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
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
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
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
澠池一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
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
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與青徐幽并雍兼復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
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

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
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
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
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皝
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
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
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
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
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
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
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

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一作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刊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人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具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即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上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禍之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婚于石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
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
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
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
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四匹調不辦者
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
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
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
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

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
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
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
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總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旣不省
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
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
謙一作謨常侍盧諶崔豹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
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
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
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殺梁春秋列
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獵一作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
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
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
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戰之三百免官
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
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
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
也季龍納之臨寧一作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
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耀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
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
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

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
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
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
季龍曰昂者趙之分也熒惑所由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
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
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
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宏及答祐矢之愆腰斬之及其
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薛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
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
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
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
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

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狀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其時于靈昌津祠天及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壁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以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鈔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

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人犯獸論死者自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楊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

夫逸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本鳳之山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尙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潛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王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守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尙書朱軌納

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取其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李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拙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李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李龍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一作辭旨甚切。李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一作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李龍命司

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李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李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

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
瑁於河陝敗之斬首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于季
龍自河巴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
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
幸楊杯卒成曰韜凶惡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
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
不濟矣杯等許諾時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
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
丈間有白雲如魚鱗王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
曰此變不小當有王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
屬于東明觀樂奏酒王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
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

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卒皮卒成趙生等緣獮
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
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
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
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叅軍
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
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
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
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
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
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
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卒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

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廬以鐵環穿其頷而
鑲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箱刀箭舐其血哀
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道鹿盧穿之以繩倚梯
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
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紋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
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
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
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
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
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
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
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

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村氏爲庶人貴嬪柳
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
追其姿色復納其少女于華林園季龍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
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
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
姝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
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
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
腸一作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
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

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輅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開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

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柔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鉅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字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畱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

上患以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古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

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鑿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上白劉氏使張舉等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頴川為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一作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懣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羈

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元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黃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備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

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鑿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雷寧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鉞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達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眾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泊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為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

也謂石閔曰努為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人議于其大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
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闔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
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鑾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
才等夜誅閔農公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鑾恐閔為變偽若不知
者夜斬松才於門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符
洪等通和連兵誅閔農鑿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
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斌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
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
攻之鑿見伏都攻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
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
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眾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

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
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
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
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
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
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
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
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百餘萬閔躬率趙人誅諸
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諸城外悉為野
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
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吞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
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

撫軍張沉屯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受勳據黎陽寧南楊羣屯
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畱姚弋仲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
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尚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
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
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
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平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
瀆鑿密遣宦者齋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
馳還廢鑿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短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
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
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二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
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
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
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
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
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
建節將軍徙封修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
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
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
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
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
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

子以李農為大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眾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符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豚于陰安鄉盡俘其眾

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倉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隼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滹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為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

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魁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侍中李紉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二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

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名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回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

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雷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鑱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

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日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代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願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

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絕而下奔于倉洹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僑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僑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黜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人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以若汎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

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氍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李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一作缺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于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薦臻豐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

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
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
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晉書一百八

載記第八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

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風俗宮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

王父涉彘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

慕容廆

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童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遯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虜。虜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虜立之。初，涉遯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虜致敬，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公，而人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

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因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

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子翰言於也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虜自古有
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
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
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
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
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
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
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
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
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
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
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

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
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
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
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
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
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魯昌
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
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
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

子甄率國胄東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而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
見虜軍之至，方率兵六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恣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恣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弟燾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成，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

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六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恣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恣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弟燾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成，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

其國而不脩備，虜遣使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弋得龜擊虜，虜遣使距之，以裴疑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弋得龜，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濱，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

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矍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微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
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
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於全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
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
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
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
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
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處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處更寫前箋并
齊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跪上侃府曰自

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畧邁
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
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處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
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
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

浪西暨代山南極與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
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
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
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
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
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
將軍憂國忘身貢筐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
上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具
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
今騰賤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襄及僞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疑

裴疑字文興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疑清方有幹畧累遷
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為玄
菟太守疑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
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
草創並懷去就疑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虜甚悅以疑為長史委
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疑疑曰悉
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
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既
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

帝試畱疑以觀之疑辭曰臣試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
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畱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
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
今若畱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
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羣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
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
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
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

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
政令無恒乃依崔慈隨慈如遼東慈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
以爲不可慈不從及慈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
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
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
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
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
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
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